

晦菴先生文集

二十九

海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壽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丁未三月十三日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教誨之功交相爲助政自
末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
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
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皐陶之祀一
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
世道却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
雎專美后妃之不好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嘉嘗
論之以爲妬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好忌
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
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今習以虛明直截然後真箇
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古蔓勞攘徒爲心害有
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示以是然看子約議論如
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
却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

丁未七月三日

示喻維清須句二義既是真實見得足以自信則
亦何待他人之言但鄙意竟得此般偏旁寄搭說

論無光明正大氣象終不甚喜聞故前此輒爾獻
疑而今雖承誨諭之悉竟亦不能深曉也戰國時
秦趙出伯益齊出舜楚出祝融魏出畢公燕出召
公韓亦姬姓之國此獨非至賢之後耶又有一事
一讀元誠譚錄論劉壯輿之丁畫處嘗疑其言之過
以今觀之則似信而有徵且日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公謹之言不記云何來喻云得無有大人之意耶

答呂子約

九月

三日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懈覺得此心操存舍
云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且大涉支離蓋無本以

每本二卷一八

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其定劉康公語甚善甚
善但上面蹉却話頭恐亦具義理太多費了精神
故向裏時少耳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
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
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立禮義其失甚明但若
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生耳讀古人書直是要
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
欄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
亦無用處也易書似已納上何為未見恐此誤記
後便喻及却納去此亦是近日說者多端都將

自然底道理穿鑿壞了固不得已而出之耳聞
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
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
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但禮文今日
只憑注疏不過鄭氏一家之說此更合商量耳齋
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樣轍因風幸示一
二也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
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
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
目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
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
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
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
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
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
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言省處不會減人氣
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
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呂子約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飡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二十七日

子合到此亦略能言彼中相聚曲折云子約頗訝熹書中語太峻不記是何事若只是說易處則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虚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爲渠分踈且採取

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己又抹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前日借得荆公日錄閑看其論某人但能若古未能稽古此等說話想平日已知其失而笑之然不知其病所以至此者亦只是道理太多不得聖賢言語中下一兩箇閑慢字便著緊說出許多道理來棺塞得更轉動不得只此便是病根未論所說之邪正得失也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言處未免多著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安却望見教也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踈遠爲尤難看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翻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當耳禮書已領但喪禮合在祭禮之前乃是只恐不欲改動本書卷帙則且如此亦不妨也但士庶人祭禮都無一字豈脫漏耶若其本無則亦太草草矣鄉人欲者甚多便欲送書坊鏤版以有此

疑更俟一報幸早示及也恰寫至此忽報已有農
簿之命此亦可喜但不知不蹉却對班否又恐釋
奠祭器等文字又因循也然舊同官有可語者得
更叮囑之尤佳幾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
此亦伴台州又有一師弟者在此亦儘知用力不
易得也子欽恨未識面寄得禮圖來甚精未暇細
考此却好一負禮官也但說易亦多瑣碎穿穴耳
十弟事不知竟如何今日一箇風俗如此不知士
大夫是何等見識也列紙數事皆切中其病如偏
執闊踈貴氣之云尤是親切一種樂因循者已不
足言其有作爲之意又有此病豈天固不生材於
今日耶前日因饒廷老去嘗寄聲痛箴之不知能
聽受否奉常差彊人意但覺亦欠子細商量甚恨
前此匆匆不能甚歎也其可喜處却是簡潔而不
支蔓故力專而勢不分又沈靜而有思量故機圓
而語有力若安排得在要地須儘可望也叔昌必
已之官同父爲況如何頗亦謀所以善後之計否
因書幸痛箴之此却是箇改過遷善底時節幾會
所謂乃今可爲者正謂此耳切告留念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
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
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
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
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
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覩縷散漫不切嘗代之
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
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焉

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
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
語轉險直說到活撥撥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
功更且虚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校論量却向
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植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
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
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
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
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
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

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氣本文之下
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宗先儒舊說莫問他
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
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
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
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
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
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虚心之
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
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並觀打
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
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
重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呂子約

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
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
是漫說收其放心其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
不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
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
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

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
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
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
他不見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
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
昧矣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
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故
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
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
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
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有驗雖非實有一物
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
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
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
縱使彊把捉得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
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操存久則發見多故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誨諭胡子知言舉或人以放心求心之問恠其
醜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
之則不放矣某竊謂或者之問元不識心體所

對雖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致操存之功然說得驚惶不續密便是用工處未到恐方說時亦未免是放也自家所知固有廣狹淺深處然曾云省察則是我元初者非我元初者真妄客主亦豈不識箇體段模樣操存稍熟則省察浸精省察浸精則操存愈固昨之所謂非放者今猶覺其爲放昨之所謂相近者今猶覺其尚遠近看遺書說脩辭立其誠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又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

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此語方是不覩縷散漫自覺用力雖未能敏勇然實欲從事於斯也又嘗深自體驗固是知其放而求之則不放然其間幾多艱難曲巧方其志不勝氣其爲抑遏掩蔽心固知之如醉中知醉而未醒夢中知夢而未覺非澄治平帖亦未易遽存及其身心向裏有頓放處非不是我來爲主然浮念忽起病根隱然思乎此也方有端緒他思便來間之展轉牽引把捉不住近得一法於致思之時而思慮勿實者所當思也則便以筆識之不使之累吾心

然亦難繁論蓋適有所感當便尋繹若非所當

思也則當深省而消去之亦頗有效驗第於主
一功夫未至不能如程子所謂使他思時方思
然且得隨力量如此存察更望指教

此意大槩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却將此心
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一語早晚提
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溫公為
中所亂矣

誨諭謂必有事焉為飛魚躍孔子只說箇先難
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

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某竊
謂此箇義理固是自家元有底無少無剩初無
差異然亦須實見到這裏不可少有鶻突聖賢
設教固不越於下學而上達然著書立言必有
不容已者如為飛魚躍子思雖以上下察為言
固已示諸人然非得伊洛諸君子再拈掇出來
如何理會得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其曰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既說得親切與我相應又
曰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竄則又
恐人將此玩弄走作以為神通妙用却入私意

却成助長却失了元初本有底其為害又不特
入於語險而已大抵窮理工夫若不能認取則
非我所及者皆為涉虛若能認取則一動一靜
天理流行莫非無極之真也程子又云勿忘勿
助只是養生之法
不載怎養生此語極善蓋識箇主腦則勿忘勿
助而養而無害非勿忘勿助是本體於勿忘勿
助之間認取本體也此全在學者於己分上實自體認方
信得聖賢之言先儒之論都是將實得者說與
人不是說分外事顧我之領略淺深何如耳敢
望誨示

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

晦本二集四一八

十二

十一

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撥撥地方要於此著意尋討
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
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
下句以急救之如言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即時除
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
中以求之也

誨諭謂只於靜坐處求討却恐不免助長之病
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某自顧渙
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靜養工夫然工夫淺薄
客慮猶多雖未至便有此病然亦豈敢不常自警

省也兼亦自覺未墮釋氏之見者蓋釋氏是從空處求吾儒是自實處見喜怒哀樂之未發初非空無寂然不動本皆完具釋氏於此看得偏闕所以隨在生病又元者善之長底意思釋氏既不識元絕類離羣以寂滅爲樂反指天地之心爲幻妄將四端苗裔遏絕閉塞不容其流有若儒者則要於此發處認取也近看周子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語頗有所省夫動而無動則喚不有止靜而無靜則喚不森然此雖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於此然一動一靜之本體蓋

元如是因此靜存靜察既無交互亦不落空今所慮者非在於墮釋氏之見乃在於日用之間主敬守義工夫自不接續而已若於此能自力則敬義夾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所見如此更願指誨

此正如明道所說扶醉人語不溺於虛無空寂卽淪於紛擾支離矣

誨諭讀書如論語孟子是自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不見當來之

言下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下氣
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先儒一字
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
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義是求則聖賢之指得
矣其深惟訓誨具可謂直截指示雖非某所及未
能言下即承然敢不默會此意第有欲論辨當
吐露者亦不敢不詳陳之某往者讀書有時自
驗於會心處固有不待注釋訓說而見得明白
然此心稍有蔽虧即便忘失且又閱理不熟大
七月義弗能致察若非自生意見即便讀過不
竟歸之因循鶻突而已日來豈敢以為能讀
然稍能收拾身心有箇主腦義理之實漸漸相
索先覺所說時時有契於心反復讀之書
本義固能打疊到空蕩蕩田地然
漸能進其所知隨其文義亦各
落因此見得讀書之法故是要見
繳繞支離然須是自有功夫使
與書相應若與書相應始能
而意味無窮雖當讀時固不可
自覺說在胃中然虛心平氣待其自見有意更

掃去他亦不得苟要其去則又是我底意。亦未必是真實指義也。讀易只以程子易傳為主非不知象占爲不可廢然文王夫子作易文言大傳所發明者去不在於象上直是要得其詞以通其意其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間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總於詞推詞考卦可以知象象與占在其中其曰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曰乾坤爲易知諸卦爲難知今學者不求諸象上固有所闕然學有本末若未能玩察乎此而欲求之於象占則於程子備於詞在其中之意不能無失也又自孟子後易書非不以象占而傳然非所謂自秦而下其學不傳者果何所指耶雖所見如此然先生謂又是一種工夫則殊未詳更望指教也

大凡讀書須是虚心以求本文之意爲先若不得本文之意是任意穿鑿如說首心處之類正是大病根本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若只虚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苦

誨諭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
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思尋討也某深味
此語固是恐人添箇意思守討然覺得下語自
傷於快竊謂仁固難名以見名仁而覺非仁也
以愛名仁而愛則屬情也以公名仁特近仁耳
亦難指公爲仁也先生謂仁者愛之理別出性
情最爲明白然程子公而以人體之意則於公
字上兼愛之理意思言之益公雖近仁然又須
實下工夫物物皆體若有扞格各不相貫屬
便有未仁若只是說箇公字便此理自流行却

欠却體仁工夫也又近看南軒先生復卦贊有
云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
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脉絡流通及近來
玉山所刻先生講說於堯子所謂偏言之則一
事專言之則包四者雖不能十分昭晰然却
得此意脉分明其曰偏則本末次第不可
混言其曰專言則莫不於此本於此貫也
貫也孟子論乍見孺子無傷惻隱之心便說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無羞惡之心非無
辭遜之心非禮無是非之心非智其只舉則

一端發見處示人餘三端更不一一拈出又
有所略哉蓋此乃良心苗裔發見最先處乃天
地之心萬物之元必自此而後流行不息享
利貞則是章雖曰偏言而所謂專言之者亦不
離此矣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而有特因公而存爾
如溝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水流矣水
固不因去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別有一
段工夫使水流通也以此推之所論之得失自見
矣又論偏言專言處語意未瑩使人難曉

答呂子約

代語之喻甚善妄為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
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為切要之語始
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
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
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
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
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
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
莫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

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黻纁之說亦只是說儀
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

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文況又平居無事

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

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

曲爲之說而彊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

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

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

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

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

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

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

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葛

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

以俟賢者之自悞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

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

要彌縫前人闕誤不知却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

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

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
之論但欲謂此氣元是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
氣爲之發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
義自爲繁冗若一一究折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
其義愈汨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
孟子之言虚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
義隨句畧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
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
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
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

呂與叔之問倘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
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
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
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極精
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
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
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
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
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
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據守其說字

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
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
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
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
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
粗發其端今旣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與
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
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
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
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

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
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
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
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昔何謂耶若必以未
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
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
過曰此氣能配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能
然耳此其實主向背條理分合畧無可疑但粗通
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曾次則虛心
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

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
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
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為崎嶇詘
曲以為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
氣便餒而止為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
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若果如此
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
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為主
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為氣也
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
者固指此氣而言者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
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
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
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
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
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
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
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
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
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

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醜而紕繆也。又況來喻已指無是而餒者為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而但為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耶。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為器積土成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喻雖亦不敢據以為說然其所慮恐為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却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者其立說

晦菴文集四八

二二

言中

故須從頭便作如此丰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

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毋暴其氣而釋之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其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為血氣

而其為氣者為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

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為紛擾增添冗巨皆

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

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

分上明理致知為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

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拚救之無及又

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

自拔又何暇救它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

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
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耶若
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耶竊恐
更宜靜坐放教心胷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十
二卦畫安排頓放今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
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熹
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闕之爲愈不能如此
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踈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

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
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

窈冥恍惚之病

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

而所以

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
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彊言之所以支離
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
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
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
意而沖漠之去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
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語合而

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之紛羅者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不可繫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元德所去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爾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呂子約

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爲然者蓋以道爲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只恐祇可言達道耳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

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

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喻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

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
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恠他說之未
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
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
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
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
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可全二行六四

二十五

陳三

元德訓道為行便似來喻訓學為義理之蘊一般
一則以所能為能一則以能為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能之

說能謂人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密如道則所能學道即所謂能也如今
卜兒屬對看花折柳看與折字是此等倫類尚不能花與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

深通是乃心意大段麤在豈能及其深微之奧

答呂子約

下論語雜論同戊午二月五日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

不獲責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
此尚為知所考信者耶

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黃門之騶虞竊觀其

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柱得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

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

類頌此王介父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

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摯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

屬以斯道之傳哉

以此等議論為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它

也

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羊為伍又不能不與管仲李

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

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

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

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

孔子之言耶

謂遷言公孫洪以儒顯為譏洪之不足為儒不知

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思何如耶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迂與班固並論則固

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
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
乃諱其所短暴其所長以爲無一不合聖人之意
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悖然
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
矮耶此事不唯見偏識淺去取差謬爲明眼人所
笑亦正犯子惡苗碩之戒大爲心術之害不
知不可不

論語

學之爲言蓋指義理之蘊至於感孚而復講習
相滋之說自夫始學而所願者外其本已虧矣
耳不三ノゴロニ
謝氏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觀聖人立
言之旨有不在彼者尹氏學在己知不知在人
微有立我之病

以義理之蘊訓學字恐非字義不成文理後不重
章更有說感孚之說與所願者外意似相反且程
子於朋來之樂何故不如此說恐更當細思之尹
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
須大段說得玄妙也

鮮則和順積諸中者未厚所積者既厚其於逆
理亂常之事可以保其必無也

犯上之過小作亂之罪大故其言之序如此非謂未厚已厚而然也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集註之說宜更詳之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章論明善之功

此章只是戒人勿爲巧言令色如何更說得明善之功

有所未習其傳或差如師之過商之不及不能不生流弊唯傳而習習而傳然後爲得其正傳傳不習乎文勢恐不如此曾子之學其傳不差乃是合下見得通透的確非習之功也若所見不是

而徒習之愈增其誤耳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如此緣文生義附會穿穴只好做時文不是講學也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

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

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可緩哉書固不可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

究義理之蘊言學者不可不究夫義理之蘊也

因此語爲子夏之言而遂致疑於其間

以子夏之言爲不如孔子亦未爲賤不必如此回護但當虚心觀理而隨宜斟酌耳義理之蘊上著一究字比首章稍成文理然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故謝說亦不可廢若如所說却只說得窮理一邊也

夫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

田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

明卷之六卷四十一

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踈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弟摹刻尹和靜所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却皆不錯然既有此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答呂子約

戒懼於不睹不聞者乃謹獨之目而謹獨者乃戒懼於不睹不聞之總名似未可分爲二事也

今日道固無適而不在而其要切之處尤在於
隱微雖無所不謹而所謹者尤在於獨固欲學
者用功轉加切近云云若末章潛雖伏矣不愧
屋漏分爲兩節雖可以各相附屬然前一節謂
人所不見則屬乎人後一節謂己之所有則猶
有迹比之己之不睹不聞則又有間矣今以人
之所不見爲謹獨意雖切而反輕以不愧屋漏
爲不睹不聞則又幾於躡等

來示所疑中庸首章數句文義亦通比之章句之
說尤省力而有味但以上文考之既言道不可須

史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
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
已戒懼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
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史離一節
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
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別
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若如來說則既言
不可須史離而當戒謹矣下句却不更端而偏言
唯隱微爲顯見而不可不謹其獨則是所睹所聞
不隱不微之處皆可忽而不謹如此牽連即將上

句亦說偏了只這些子意思恐於理有礙且於文勢亦似重複而繁冗耳所謂固欲學者用功轉加謹密熹之本意却不如此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而設耳卒章所引潛雖伏矣獨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蓋首章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也且所不見非獨而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非戒謹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何若首章不分別即此等處皆散漫而無統矣

答呂子約

每不一在六四一八

三十一

廿六日

不睹不聞既即是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即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蓋非別有一段工夫在戒懼不睹不聞之後明矣

只爲道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同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不同所以文意各別今却硬說做一事所以一向錯了也

即以不睹不聞爲己所不知若能於此致謹則所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固已不能不謹

若果如此則上段文意已足不知何故又須再說必謹其獨耶

曷嘗有如此煩絮聖賢

不愧屋漏亦未免於微有迹也謂之表裏洞然更無查滓則恐幾於陵節矣

若猶有迹便是未能無愧於屋漏矣此段說得愈更支離若只管如此纏繞固執則只己見便爲至當之論亦不須更講論矣前書寫去已極分明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此亦便是論司馬遷底心也今更不能再說得只請將舊本再看將此兩節虛

心體認只求其分勿求其合認來認去直到認得成兩段了方是到頭如其未然更不須再見喻也

來教又謂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

所圈出思字初看即疑恐當作知字而尋舊本未見不知當時的是何字又恐或是筆誤方欲再請舊本來看子細剖析奉報偶復尋謂舊本果是知字不知來喻何故如此錯誤豈舊本脫漏此一節耶如其不然則此等處尚爾踈略又安能得其精微之意耶元本兩行今再錄去可更詳之舊本云

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
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
見為一等時節云云再看來書他處所說已有知
字即是舊本元無脫漏是且看得老草將知字思
字作一樣看耳

前書無聞無見之說只做未有聞未有見平看
過若看得過重以為無所聞無所見則誠近於
異端矣

未有聞見與無所聞見平看重看不知如何分別
更請子細說

謂未有聞未有見為未發所謂沖漠無朕萬象
森然已具不知眾人果能有此時乎學者致知
居敬之功積累涵養而庶幾有此爾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
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
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
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
人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
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為能盡之若必以
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

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知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獸人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

詳看此段來意更有一大病根下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其要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

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

要緊之言口一八

二二四

足馬

去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言得方無偏帶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

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為已發矣

以動而生陽為已發是也即不知靜而生陰為已發為未發耶

前日所采未嘗敢以已發為無太極也 又云

已生兩儀四象八卦難以為未發

未嘗以已發為無太極是也而又云已生兩儀四

象八卦難以為未發何耶

易之無思無為比未發猶是以心為言於性之

體段已是猶欠拈出

以無思無爲爲說心而不及性不知心性兩字是
一物耶兩物耶

來教謂有此氣來配道義始能充其體而無餒
若無此氣來配則雖有道義而不能不餒矣

孟子兩言其爲氣也云云即當以氣字爲主而以

下文天地道義等字爲客方是文意今却硬將文
義紐轉以道義爲主而氣爲客又將熹說亦添入
一來字則區區所見雖謬決不至如此之顛倒也
前書之言已盡今更不能說得只請且依此意換

轉舊來話頭依孟子本文主客形勢排齟教成行
道有歸著直候將來見得舊說全然不是方是究
竟如其不然不若忘言之爲愈也

答呂子約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彊實履爲
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
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
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
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
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

竟而去別處閑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
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
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
閑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
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
可頃刻失其路脉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
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効
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
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
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
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
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不能說得
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
心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諭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
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
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
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
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

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

海峽之集

三二

一

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橫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近雖見此漸明然養得未熟有時不好底意思上心來則此見便若有物民且蔽雖目前小小事亦能來相礙因是知得尚未屬己此理固然然亦須是真實知至物格方得自然如此若但說時快活間或又不如如此則只是想象搏量不足恃也

子在川上云云

觀諸天地古今事變莫非逝者

然故故新新相因不已以何為始以何為終故

周子發明太極之蘊則曰太極本無極云云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終歸於謹獨者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不於獨而致謹則天命流行遏于躬而
不知矣

理固如此然援引太多反汨沒了正意兼所引亦
有不相似者如周子無極之語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
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

太極動而生陽以本體言之即易所謂繼之者
善也以氣運言之即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

也以卦言之即震之一索之男也然易傳謂

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維物有終始而
此理無窮則雖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云云學者

固當兼致靜存動察之功然於動之端而有見
乎天地之心斯能窺乎太極之緼矣其曰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曰利貞者乾之性情蓋
以夫人徒見生意之發於春夏而不知夫藏於

根芽也觀諸草木搖落之時生意若息矣而根
芽膏潤苞茅潛萌是迺終而復始蓋情性然也

有以明乾之性情則知太極之性情矣有以見

天地之心則知太極之動而生陽矣
尤此段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今此數語
歷落分明未要添入復卦震成性情等說夾雜以
都不明不濟事也震成九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
是須各自看乃佳

程子睽卦傳曰物雖異而理本同於天下之大
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某觀至
此於不有兩則無一之義稍分明但所謂理本
同者程子之說雖詳終未能實見其理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也
非其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其爲氣也 云云 其竊詳此段所言其爲氣也非
有異義上言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之之
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而此氣流行充塞無
所抑遏蓋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一字當因
大剛而爲三德若坤之直方即浩氣之剛直其
可虧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而成而血氣循
乎軌轍到此則血氣便是義道矣非是養氣之
後又待以爲助也所以再言其爲氣也即義
道也 蓋明夫此氣之發見本是義道若誠得

以氣之本然則知所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
无是餒也欲人知夫此身之所以為主者苟或
虧欠則便楞然也愚見如此不敢不竭言之

自反而縮是本章上文坤文直方是他書異義二
者孰為親疎請試思之得失可見

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況配
義與道分明是將此氣配彼義道而為之助豈是
養氣之後又將此而為助也如此看得全然不識
文義更宜深思未易遽立說也

此是曾中先有舊說為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帶
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而只將本文

反復玩味久久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近看得程子所謂除了身只
是理之說於此最親切蓋私乎身則莫知主乎
以身者為何如其生其死真有同於醉夢矣云

云故大程子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居
子行法以俟命而已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小
程子既謂死得是又謂苟有此志則不肯一日
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皆是發明除
了身只是理底意思詳觀遺書亦載大程子有

云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豈以夕死爲可乎則雖槩言之而日月寒暑屈伸往來之常理同乎晝夜死生者皆可致察小程子有云聞道者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則又指切言之以明實理所存是亦除了身只是理之意至於小程子經解廼親筆也則止云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雖不加一辭而語意則甚不輕矣今集注本大程子實理之說而以事物當然之理名之固不使人求之恍惚然果足以究斯義乎

又大程子非誠知道之言以尹氏所說考之固爲切實然恐所謂得者或流於偏差而未必得其總腦也某据所曉者吐露以求誨剖

道字理字禮字法字實理字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之常理事物當然之理此數說不知是同是別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爲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所論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絪縕也繼之者善物與無妄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則屬

乎氣稟矣遺書言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又若先言氣稟而後及此周子以萬物資始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今欲以物與無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

上句天下雷行為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向觀遺書所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

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茫然不曉所謂今始粗曉此文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周子所謂主靜者以此也然所謂不容說者是豈終不可得而說乎周子不得已而言之曰無極而太極則指不容說者以喻諸人耳所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却因上文而言之或指太極為性則非矣蓋天命之謂性命之於人始謂之性也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說得性善最為親切若祇論成而不論繼則有二本非性之果善也故孟子道性善既因其繼而得其本源其

言惻隱仁之端羞惡義之端則又因其發見之
苗裔而知其爲固有學者於此唯有操存之功
不舍使漸著察耳

此條尤覺紊亂更請且以前段之說識認文義令
有條理未可如此引援袞雜轉見不分明也所謂
治絲而棼之也

答呂子約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
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言坐待其中生出博文
功夫恐無是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

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
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
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
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益公近
亦收書於歐集考訂益精亦不易老來有許多心
力也需中庸詩傳此便未可寄又恐且要操存無
暇看讀更俟後便也蘇黃門初不學佛只因在筠
州陷入此漩渦中恐是彼中風土不好一生出不
得今請著此精彩莫只管回頭轉腦忽然不知不
覺也旋入去即不相柰何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

幸各已散去今日輔漢鄉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
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
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答呂子約

十一月十二日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
此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
所講與累書自叙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
所以曾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
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
且守一義雖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

紛擾狼狽道途日莫程遙無所歸宿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王子合 遇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臺以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有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子合

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覩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爲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爲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

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蔽萬物歸寂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注意油然而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大則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已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

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身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更告諭及子晦相見煩斲意未及奉書歐陽慶嗣書云甚賴切磨之益想口有至論也

答王子合

所喻思慮不一習次凝滯此與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以彼者專則繫於此

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賜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

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

善吾死豈有平時龜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箒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龜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_再以見喻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字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

體一曰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

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為無據也

見成服及

祥禫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

煮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

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
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
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
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
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
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
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
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
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
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

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
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大憲取象
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
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
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其鬼不神是老子語謝所引正與其語錄相表裏
不知如何見得優劣處恐不必如此分別也恐別
更煩 詳喻 二十七章說則所分畫似全未是恐更當
章句之說考之乾知太始說者多爲王宰之論
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乾與太始各是

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它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爲一義與詩不同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爲奧而爲尊者之居所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爲

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爲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爲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爲配位也

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

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爲

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爲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

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爲室中爲堂上但猶以東鄉爲尊則可見矣

答王子合

明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旣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舊梳本亦多舛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

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其它未暇詳論蓋成伯告歸甚迫故且附此餘俟來春相見面論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功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答王子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槩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爲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爲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恠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

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恠事皆
為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答王子合

五月十七日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
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
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
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夏元
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元就此
看之又自有先後也又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為
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
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
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
但着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
性之善猶水之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
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為陰陽
也念念相連事事相續無頃刻不如此大意亦與
前段相似細推之可見來喻所引乃舊本後來思
之不能又生支節轉費分踈故嘗削去然今得子
合如此商量却好不然則此意終不分明也
愛人利物等語亦不甚精後已刪去矣仁字須是

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此段甚好如云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又云自其生化之所自出而言故曰妙合此句却不甚親切

鬼神第一段甚好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

每卷之集四十七

十一

徐虎

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元非它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

六博直卿看過有疑處已貼在內可詳之但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為重

言其知識到極處也今日格物致知格是極乎知之至其地位固如此然其文意不同亦不可以不察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曰為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

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曰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夫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

涉皆惡也

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

以象類言則陽善

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一說拘也

窮理之學誠不可以

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

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今日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比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

毋未及也

今二

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

細看後書已改識字為知字又云心體之

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王子合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負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

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
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
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
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
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孟子言性善一章伊川先生謂性之本又謂極
本窮源之性明道先生則謂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
繼之者善也伊川以爲本而明道言其繼何也
竊思伊川之言只謂性之本然耳明道言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
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
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
周子之意也伊川之意只是說性之本然無不
善耳所以爲極本窮源之性與明道之意不相
妨鄙見如此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
也但言大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
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

耶人生而靜靜者因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原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原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

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云云

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爲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八卦之位如何

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時
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辨說
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強通也

答王子合

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聖賢與
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

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
細著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

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

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

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
謂性之終為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
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答王子合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
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虛中亦以脩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
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
偷閑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
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

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
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
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
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
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
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
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
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
藍田所謂無講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這些
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
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
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
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
心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
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
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功之意上章已言之矣

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

意雖心之所發然誠意工夫却在致知上做來若見得道理無纖毫不盡處即意自無不誠矣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今日王於心而由中以出安有不誠正是顛倒說了

每卷之六第廿一

一八

業和

以上四說請詳之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而更起意思譬畫分踈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長

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

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出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士對

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旣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胷莫作舊時卑汙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王子合

所喻土封事當時却無人來論訴亦無入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喻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

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久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

議漢事甚熟亦曾弄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鈐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儻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意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囁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愨實可以爲善

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問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林叔和

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
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它人所論一無可取
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
所從竊意莫若卑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
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
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
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
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林叔和

表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成紛冗不得近
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在而
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入

答林叔和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
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
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爲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
分別也如集注中以程子爲密即是見得孟子所
說未免少有踈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
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

至甚相妨矣

答林熙之

其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初同也

答陳膚仲 孔碩

所論詩序之疑舊嘗有此論而朋友多不謂然亦不能與之力爭姑著吾說以俟後之知者而已關雎序文之失固然論語之意亦謂其樂得淑女也不過而爲淫其哀夫不得也不過而爲傷正如詩

文之謂耳但序者不曉乃析哀樂淫傷爲四事而所謂傷善之心者尤爲無理此則不可不察也然此等處姑默識之不須遽與人辨今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

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終
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
非是細事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
所奪未見其効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
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
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而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
爲而不移此讀書功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
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

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
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
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
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
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搏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
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
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
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傳丞便來雖不得書

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戶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扶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救之莫若取

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喻則老老興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脩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

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
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
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
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陳膚仲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功
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爲而
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
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
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

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絜矩更無可疑
且更詳味須破得舊說方立得新說不然只是看
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語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
簡未會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更將
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
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
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
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
朽之望乎西銘後題是去年未離家時所題後來
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繫我且直之固不容有

所避也仁仲所說因書報及謾欲知耳所云不必
置辨今時流俗例爲此說乃是自見道理不明纔
有此說便有此說之害如許行之並耕白圭之治
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見則孟子亦何用與之
辨耶釋奠儀政和五禮中陳設行事兩條中有自
相抵牾處著尊犧尊象尊酌獻先聖先師不知曾見此失否向在
南康曾有申禮部狀論之頗詳今未必有本但細
考之可見王伯照本却未見有便幸錄寄并所定
須知見寄更加參考方可刊行也政和禮只首章
仲秋下便踈脫舊見申明中已改正近寫得一本
却是此條如有舊日頒降印本可檢看不然即託
人於太常問之也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
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拳惹踢耶已展
者不可縮此却容斟酌耳又況韓文公脚下不是
做文章處爲人指笑却恠它不得也

答陳膚仲

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
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効則國治矣故欲平天
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効驗然後有以爲地而
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

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說極分明如來喻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又何以更有憤然不平善心爲之不生之說耶凡此等處皆是處心不寧靜看書不子細之病與前日所論釋奠禮文踈略處大抵略相似更宜深以爲戒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第一義也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柰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滕德粹

璘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掃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

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
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
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
者是以裴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
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
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
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
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
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
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
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
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復知有它
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
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
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
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它未暇及昆仲書無
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忠所
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

一 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
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
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
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
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勝然計此亦分定矣
雖斷置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
而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
害之私日交戰於胷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
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之自當漸見次第但
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
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
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
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知官閑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
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

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而學異
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歟堂雜文久欲爲作
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
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
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
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爲諸
先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
哉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
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
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
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
實事推說太廣却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
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回
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
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
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讀
答滕德粹

示喻莊周書之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

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相似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滕德粹

前書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喻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 鄉州緡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爲慶也

答滕德粹

璘近讀論語禮之用和爲貴觀諸家解多以和爲樂璘思之和固是樂然便以和爲樂恐未穩當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以見告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
璘當時聽之甚以爲然矣已而思之亦恐只是
影說過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望先生有以教
之如曲禮所陳禮之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乎
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
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所宜人情所
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

舍弟珙近自太學附信歸問仁知動靜之說蓋
學中近以爲論題也然說者只云仁之靜亦未
嘗不動而大體則靜處是仁知之動亦未嘗不

靜而大體則動處是知多是以文辭影說過畢
竟不明言動靜如何璘取精義讀之亦未能曉
曰子細玩味此兩句乃若有所曉蓋仁者靜知
者動仁知非動靜也乃仁知之人其情性或動
或靜耳而說者只就仁知上求動靜所以多說
不明譬如圓者動方者靜不可便指方圓爲動
靜也然璘雖曉得如此却未知仁者之所以靜
知者之所以動如何形容望先生詳賜指教
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
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智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

必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

答滕德粹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它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喻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叟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海春文集卷四十九

〇三十一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它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遊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為學脩身亦皆可以取益喜所識者揚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慶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喜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功切實不致虛度

答滕德章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太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答滕德章

示喻大學之說甚善熹舊所爲書近加脩訂稍有條理補闕處正如來喻矣令人抄寫未得奉寄也所論義利之說得之聽訟之云則不必如此說

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寬等語觀之可見蓋爲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睽壅隔而無以相有矣所引淇奧詩但以形容盛德至善之充盛宣著耳其餘則舊解已詳更熟考之當自見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日當力學脩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心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列也

答滕德章

喜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
本然尚有不散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
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妄有流傳不可得而禁戢
矣示諭溪堂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憤
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
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官遭此是亦命但
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并之
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旣得脫去場屋足
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
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
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它巧
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
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
未凡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脩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
進脩之益也熹衰病益侵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
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
有誤字如書禹貢厥貢羽毛之羽誤作禹字今不
詩下武三右在天之三詩作玉字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
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
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
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
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
是脩改舊版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
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
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林子玉 振

竊讀太極圖傳云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陽
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

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

又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
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

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

又木陽釋故次火金陰釋故次水豈以水生木

土生金耶

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

又五殊二實無餘欠也不知何以見得無餘欠
又云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不知何
以見得無彼此又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
假借也不知何以謂之無假借

此三段意已分明更玩味之當自見得

又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
言不知何以見得以氣化言又何以見得以形
化言

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

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
移也不知謂名分之分性分之分

分猶定位耳

又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豈言其命之流行而
不已者耶

此句更連上句玩味之可見其意

又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
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
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又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又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擇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

孟子文義正謂在己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聲則在己在人皆如此也

又伊川先生云志氣之帥不可小觀其竊謂以志帥氣此爲養氣者而言不知所謂小觀之意如何

不可小觀只是不可小看了之意更熟味之又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

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爲虛其內也

又云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
逢其原也某畢竟曉不孤之義未得
不孤只是盛德意

又云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
外襲而取之也不知集義何以能生氣而生之
意義又如何義外襲我而取氣

真常謂孟子之意蓋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
義則曾中浩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襲取
此氣於外如掩襲之襲以此取彼也

又見濟之兄云中和以性言寂感以心言
伊川曾有此語不知此語如何

伊川無此語只是此間朋友如此商量耳

又見濟之兄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是
在中之義猶言喜怒哀樂是在中底道理而伊
川云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濟之云此與在中之
義一般看某竊恐有異同

頃見石兄論此甚好可更質問商量當見異同之實
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某竊
謂此察字是道理著見之義不知如何

某是著見之義然須見其所著見者是何物始得

細觀所問似思索未深如此汎問恐無所益當更
葦去好高之弊且就平易處深思反復句讀沉潜
訓義久之自然習氣消除意思開闊也

答廖季碩 侯

久不聞動靜正此馳情漕臺使至忽辱惠問獲審
比日熱暑關決有相台候萬福為慰為感誠齋薦
語精當真無愧詞第顧衰蹤不足為重而恐或反
為累耳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
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
極親切承喻日誦此書計必有以深得乎此矣戴
在伯向是朋友間多稱之恨未之識也

答廖季碩

比兩辰言良以為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
喜脩塗遠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
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為獻則誤
賢者於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
守者為說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
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則於此二柄其必有所
處矣

答廖季碩

熹衰晚遭此大禍痛苦不可爲懷請祠得歸已及里門矣去家益近觸目傷感尤不易堪也見剛之詞三復悚歎足見厲志之篤至於見屬之意則有所不敢承也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歛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越上親朋久不聞問秦州計亦不久當受代乃有悼亡之悲人生信鮮歡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